

©邓红梅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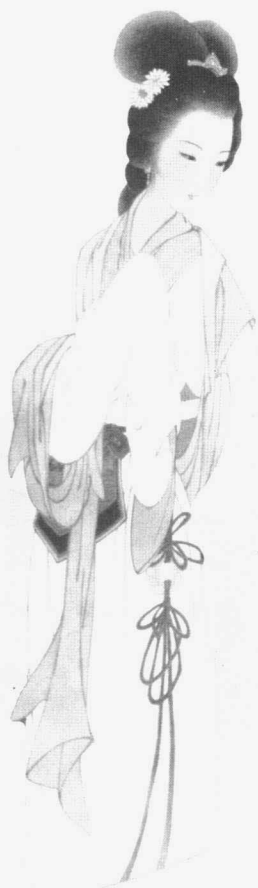
# 李清照新传



●上海古籍出版社

◎邓红梅 著

# 李清照新传



●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清照新传 / 邓红梅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 
2005.10  
ISBN 7-5325-4143-6

I. 李... II. 邓... III. 李清照(1084~约1151)  
—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55441号

李清照新传

邓红梅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- 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- (2) E-mail: [gujil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l@guji.com.cn)
- 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

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5.375 插页2 字数 124,000

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,300

ISBN 7-5325-4143-6

1.1811 定价:16.00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0571-63781028

## 引 言

一代词宗李清照，是齐鲁大地孕育出的最杰出的女儿。她不仅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女作家中，处于最突出的文学地位，即使在基本上由男性作家构成的显性文学史上，也是一个地位稳定、不可忽视的亮点。自宋以来，喜爱她的作品的读者可谓多矣！“堕情者醉其芬馨，飞想者赏其神骏”。对于她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可谓高矣！如说她的词“不徒俯视巾帼，直欲压倒须眉”；如说“词体大略有二，一曰婉约，一曰豪放。婉约以易安为宗”；甚至有论者认为，她和五代词人李煜是词国的“男女皇帝”。时至今日，她的作品不是依靠文坛的炒作，而是凭借其本身的艺术性和感染力，被翻译成英、俄、法、德等多国文字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爱好，甚至火星上的一座环形山，也以“李清照”来命名。这位毫无疑问占据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第一把交椅、与男性词人平分秋色的女作家，是齐鲁文化的深厚传统孕育出的奇珍异宝！

在展现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的坎坷一生之前，还是先来为她剪一幅侧影吧：

李清照(1081—1155?)，是北宋文章名流李格非的女儿。她的母亲王氏为宰相、岐国公王珪长女，早卒。继母为状元王拱辰二夫人薛氏长孙女，颇有文才，为《宋史》所记载。李清照十九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。二十六岁起即宋徽宗大观二年(1108)，她与丈夫及丈夫全家退居于山东青州。十二年后即宋徽宗宣和二年(1120)秋，赵明诚被起用为莱州太守。宣和三年秋，李清照追随丈夫至莱州任所。后又相从于淄州任所。她的前期生活，

虽受党争的牵累，起伏不定，但婚后伉俪情感投契时多。

靖康之变后，赵明诚于靖康二年(1127)春，载着他们前期搜集整理的十五车金石文物书画等，渡过淮河、长江，先期南下江宁奔母丧。七月，赵明诚起复知建康府。十二月金人攻打青州时，李清照独自怀抱蔡襄书法精品《赵氏神妙帖》南来，过镇江时，遇山东兖州盗贼张遇攻陷镇江后的骚扰，而能将《赵氏神妙帖》完好携往建康。建炎三年(1129)八月，赵明诚病逝于建康(今南京)。从此，李清照孤身一人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病体痛苦，漂泊江南，流徙于江、浙两地。怀着对往事和故国的深情追忆，怀着对亡夫的不尽思念，怀着对北伐的深沉梦想，在遭遇了金石散亡、再嫁匪人的巨大不幸之后，结束了凄苦流离的后半生。

[附注] 关于李清照的生年，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。1. 为流行之元丰七年(1084)说。持之者为王学初、王延梯等多人，所据为《金石录后序》“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，至过遽瑗知非之两岁，三十四年之间，忧患得失，何其多也！”及“余建中辛巳，始归赵氏”两段意思。以为“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”，是李清照“归赵氏”的年龄，又据杜甫诗“陆机二十作文赋”，定李清照十八岁出嫁，上推十七年为元丰七年(1084)。再将此生年说，与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云据当时金石收藏家王顺伯所藏原文撮录之《金石录后序》中“时绍兴四年也，易安年五十二矣”的记载相证明，认为易安生于1084说不可易。2. 为元丰四年(1081)说，此说由胡适《宋词选》首陈，近有毕宝魁等人重新主张。所据则以《金石录后序》“过遽瑗知非之两岁”及通行本之末署“绍兴二年玄默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”，确定李清照作此序时为绍兴二年(1132)，此时为“过遽瑗知非之两岁”即五十二岁。上推五十一年，即为元丰四年(1081)。按：笔者采纳元丰四年(1081)说，还因为以下两点：(1)绍兴二年也是李清照与张汝舟“讼而离之”的离婚之年，有

历史学家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所记为证，详见后文。遭此变故，易生怀旧之心，此是《金石录后序》写作的心理动因。又：绍兴二年为壬子年，与玄默岁即壬年的干支纪年相合。（2）元丰五年（1082）五月，其外祖父王珪已逝世，李清臣所撰写的《王珪神道碑》：“女，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，早卒。”据此，如云清照生于元丰七年，显然与生母王氏卒于元丰五年其父卒期前不合。按：至于由元丰四年（1081）说推出李清照婚年不在十八岁，而在二十一岁；而从婚年二十一岁到绍兴二年李清照五十二岁之间只有三十一年，与“三十四年之间，忧患得失，何其多也”的时间不合，笔者以为李清照的“忧患得失”，自其十八岁时（1098）计算，殆因此年元祐旧臣黄庭坚被贬四川戎州、秦观被贬广西雷州，而她却与赵明诚订婚约故。本为元祐后人，而今却订婚约于新党后人，清照应产生复杂心理感受，此即忧患之始也。不必指十八岁为其婚年，正如五十二岁亦非其死别明诚之岁。又或有云，李格非于元丰四、五年间丧妻后，立娶王拱辰二房夫人薛氏之长孙女王氏，生清照。按：此与事实有忤。具体如下：[1]后文引王拱辰夫人薛氏墓志铭，言其三孙女“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，二人在室。”当李格非于十一年（1093）后任秘书省官时，薛氏犹有二孙女未嫁，则已嫁者年龄也不可能太大。[2]李格非爱惜羽毛，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，1082年前后在郓州教授任上，曾拒绝上司兼官兼薪之美意，则他既娶得岐国公之女，亦难于妻亡后遽娶新妇；况以他其时不过五百钱的薪俸，亦难在丧妻后急备彩礼；而王拱辰亦是当朝状元、翰苑名流，其家亦难嫁女而不依礼。[3]李清照年轻时著《词论》，于秦、黄词多所许可，而于王拱辰连襟欧阳修词则少许可，似非亲故所宜。[4]李清照《金石录后序》所提及亲人，唯一“弱弟”。“弱弟”本有两意，一为德行不足之弟，一为年龄悬殊之弟。而其所指，则应为“年龄悬殊”之弟，此弟当为李格非多年后所娶之王拱辰孙女所生。凡此种种，可证李清照为岐国公之女所生。

## 目 录

引言	1
第一章 百脉泉水捧明珠	1
一、故里	1
二、家世	3
三、童年的想像	17
四、词女的婚姻	24
第二章 夫妇擅朋友之胜	39
五、神仙眷侣	39
六、“党人子弟”	47
七、归来情深	66
八、第一夫人	80
第三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	115
九、乱中南渡	115
十、“杞妇悲深”	128
十一、金石沦亡	137
十二、再嫁匪人	147
尾声：别离的脚步	158

# 第一章 百脉泉水捧明珠

## 一、故 里

李清照是哪里人？以往的典籍往往泛泛记载她是济南人，济南也为孕育出这么杰出的女儿而自豪。四百年前，自然人文风景荟萃的济南大明湖边的柳絮泉，已被当成是李清照故居。

清代乾隆时山东诗人田雯的《古欢堂集》中，有《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居》诗这样写道：“跳波溅客衣，演漾回塘路。清照昔年人，门外垂杨树。沙禽一只飞，独向前洲去。”今天，郭沫若题写了“一代词宗”之匾额的李清照纪念馆，和以其《漱玉词》命名的“漱玉泉”，也依然静待在趵突泉旁，接受着人们的景仰。但是，此前的明清两代济南地方志，都没有记载这里是李清照的故居。

根据康熙重修《山东通志》所载李格非撰写、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明水镇西挖掘出来的《廉先生序》碑及《珊瑚网》卷三所收录元祐庚午三月“绣江李格非题”写的一段书法等文献<sup>①</sup>，可以确认李清照是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人<sup>②</sup>。特别是在

---

① 汪珂玉《珊瑚网》卷二记李格非言云：“与人简牍，事尽则言止，至唐末尚然。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。”

② 按：近年齐鲁书社出版《石头上的文献——曲阜碑文录》169页有“提点刑狱、历下李格非，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率邇、迺、远、迈，恭拜林家下”。有人据此认为李格非是济南历城人，不确。证据有四：1. 宋时，历下非专指今历城或济南市市区，而是齐州的代称。如《宋诗纪事》卷三二范子正《寄季颜师，颜谪齐州》：“历下故人今何在？音书久已隔寒暄。”



明水镇西三里廉家坡村发现的《廉先生序》碑上，还有李清照的堂兄李迥于宋徽宗宣和五年追记序文来历的题跋，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家庭的位置细节。他说自己小的时候，曾经和现在俱已下世的父亲及叔父李格非“西郊纵步三里，抵茂林修竹，溪深水净，得先生之居，谒拜先生。先生既歿，先考评其为人，先叔作序，以纪名实”。李迥跋中所言“先叔作序”，即指李格非所写的《廉先生序》。李格非在序文中称廉先生为“同里人”，末后署“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，绣江李格非文叔序”。绣江为章丘之别称，因境内有绣江河而得名。依据以上资料，可知廉先生为明水镇人，而清照的父辈与之同居明水，相距仅有三里之远，同时又称之为“同里人”，因而可以认定李格非确为章丘明水人。

---

此历下即指齐州，而宋代齐州所辖，据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九，包括历城、临邑、临济、章丘、禹城、长清六县。2. 绣江只在章丘境内。《山东通志》卷九：“绣江亭，在章丘县东南绣江之滨，金元好问、张子钧、张飞卿觞于绣江亭，即此。”又本书卷三五之十二：“涓河一名绣江，在章丘东一里。源出会仙山下，合百脉泉、东西二麻湾，西北汇为白云湖，而入小清河。”3. 元好问《遗山集》卷五《泛舟大明湖》诗：“长白山前绣江水，展放荷花三十里……大明湖上一杯酒，昨日绣江眉睫间。”又同书卷八《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》诗：“荷花如锦水如天，狼藉秋季拥画船。长白风烟最潇洒。”俱言绣江在“长白山前”。此长白山，据《山东通志》卷六，跨四县境：西南为章丘，东南为淄川，西北为邹平，东北为长山。又同书卷三四《济南行记》：“凡济南名泉，七十有二，爆流为上，金线次之，珍珠又次之……此游至爆流者六七，宿灵泉庵者三，泛大明湖者再。遂东入水栅，栅之水名绣江，发源长白山下，周围三四十里，府参佐张子钧、张飞卿觞于绣江亭。”4. 章丘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古齐国历下邑，其境内东平陵城（今章丘县平陵城），兴起于春秋战国时，至汉代，更是郡治所在。李格非积学渊博，曾著有《史传辨志》、《书战国策后》、《破墨癖说》、《礼记精义》等历史与先秦诸子的研究著作，对于先秦齐、鲁二国的史迹十分熟悉，他去拜祭先秦时代的孔子时，用先秦时候章丘属邑名，可谓顺理成章，兼能发思古之幽情。

章丘位于济南和淄博之间，宋时属于齐州济南郡<sup>①</sup>。明水在章丘市东南，它北接黄河，南依泰山山脉。其地山青水秀，泉水清澈明净。泉水之盛，可与济南相媲美。潏洄前后的绣水泉、明水泉、西麻湾泉三大泉系之水，汇而北流，注入长达几十里的绣江。

在注入绣江的诸泉系中，又以“方圆半亩许，其源直上涌出，百脉沸腾，状若贯珠，历落可数”<sup>②</sup>的百脉泉为首，这一与济南趵突泉齐名的著名泉水<sup>③</sup>，在明水镇东。它犹如空谷佳人，幽处在宁静安稳的小镇旁，汨汨滔滔，长流不断。据说李清照的故居，就在百脉泉西南不远处的义仓一带。

在明水镇东边，三十里的绣江水，一望无际。伫望东北，绵延不尽的长白山爽气朝来。元代诗人元好问，曾以“长白山前绣江水，展放荷花三十里”等诗句，表现对于此间风景的绝佳印象。这里，水中莲叶田田，远山青崖翠发。茂林修竹，匝地皆是；菱瓣莲花，应时而有。真是风景清嘉，人物风流。古人常说，山水清胜之处，往往特产佳人而绝代，如西施之在苕罗，昭君之在香溪，这是山水聚其灵气、钟情于人的表现。明水镇上清润的百脉泉水，也奉献出了一颗最清丽照人的珍珠——绝代才女李清照。

## 二、家 世

这颗动人的明珠，是怎样养成的？在展开李清照的生平之

---

① 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十九。

② 见清代道光间刊本《章丘县志》。

③ 《齐乘》卷二云：“盖历下诸泉，皆岱阴伏流所发，西则趵突为魁，东则百脉为冠。”

前,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她的家世。因为在那个女性没有社会角色的时代,家族的遗传以及家庭的教化培养,几乎是形成一个女子精神特征和文采修养的全部前提。这位后来颇有十大夫的风标,能饮扶头酒,喜作险韵诗,爱好活火分茶、焚香读书,不惧臧否人物,在人格上十分倾慕“千古隐逸诗人之宗”陶渊明的女词人,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氛浓郁的家庭里。

她的父亲名李格非(1051?—1111?),字文叔,是北宋文章名流。

这位出生于明水镇上一位不知名官宦人家的儿子<sup>①</sup>,自少年时代就不随流俗,在当局仍以诗赋取士的时代,受到以管仲之学重视实效、不尚虚名为核心的齐文化影响的他,却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。他不学吟诗作赋,而是专心研究被当成是儒家政治制度设计的思想基础的经典著作《礼记》,撰写成几十万字的《礼记说》。他那俊迈出常的人品和力求经世致用的态度,从青年时代的这一举动中,就已经表现出来。他在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)进士及第<sup>②</sup>,那时大约二十六岁左右。

李格非中进士后,先担任冀州(今河北冀县)司户参军这一低级户口管理官员的职位。任期届满,按照当时的制度许可,他参加了朝廷选拔学官的考试。当时的学官,需具备文才优长、德行无亏即“德才兼备”的高标准。李格非在考试合格后,调任为郓州(今山东东平)教授。大概是在进士及第后,他以自己的“德才兼备”和“积极有为”的态度,引起当朝宰相、加封岐国公的四川华阳人王珪的注意和好感,被王珪选为东床快婿,娶了王的长

---

① 李清照《上枢密韩公诗二首序》：“有易安室者，父祖皆出韩公门下。”说明其祖父也是北宋的一位官员，惜不知其名。

② 见彭百川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二十八。

女为妻。

王珪的长女，也就是清照的母亲，可能是因为难产的缘故，在王珪元丰五年(1082)去世前就已“早卒”<sup>①</sup>。那时，李格非还处在郢州教授这个清贫的学官职位上。李格非的上司大概因为他是当朝宰相的女婿的缘故，悯恤他的清贫，打算让他再兼一个官职，被清正廉洁的李格非所辞谢。李格非虽然处于清贫地位，但却能志气不堕，廉洁自律，其人之正派、刚毅，也由此可见一斑。当然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坚决辞谢，也与他爱惜羽毛，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关。

元丰八年(1085)九月十三日，李格非在郢州教授任满之后回到故里，探望已经四周岁的女儿清照和其他亲人，并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已故隐士廉复撰写《廉先生序》一文，撮述其平生，表彰其为人，意在传扬其不朽。

过了年，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)，李格非“入补太学录”，即京都太学里的录事官，这是太学里比较低级的学官。三年之后即元祐四年(1089)，李格非升为太学正，这是太学里的中级学官。这时候，他一面尽力于公务，一面利用闲暇时间到自己购买并经营的“有竹堂”中读书写作，学问文章均大有长进<sup>②</sup>。他的同乡、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的晁补之，见证了他的这一段自我砥砺的日子。为官太学正期间，他最快乐的事，是备酒置菜，请晁补之这样的朋友来作深夜倾谈。李格非言辞滔滔，议论雄辩，让朋友们十分佩服，以为他的才情浩瀚奔腾，有如枚乘笔下的

---

① 李清臣所撰写的《王珪神道碑》：“女，长适郢州教授李格非，早卒。”见王珪《华阳集》附录。

② 见晁补之《有竹堂记》，《鸡肋集》卷三十。

“要言妙道”，能疗人沉疴<sup>①</sup>。

也就在这一阶段，他曾和晁补之、张耒及同为太学正的宋遐叔等人，到迎祥池（凝祥池）荡舟，观赏罕见的黄色荷花<sup>②</sup>。

由于他专心供职和著述，也有必要的出游和交往，李格非文名渐显。元祐六年（1091）左右，他得以再转一官，为太学博士，这是太学中仅低于最高长官国子祭酒的位置。同年十月，哲宗驾临太学，与李格非等一班太学学官们君臣唱和，李格非为此撰写了《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》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左右，李格非入为馆职。大概是在这时，他被前朝状元王拱辰的第二位夫人薛氏一门相中，薛氏将自己的长孙女嫁给了他<sup>③</sup>。

李格非所做的馆职，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之职。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的职位，秦观就曾做过。在宋代，这一馆职一般会带上承务郎以上的官阶，属于朝廷备用的文官系统中的英俊之才。李格非在这一职位上所带的官阶，为左奉议郎。

秘书省馆职虽属于历代国家图书馆中的文官系统，但一向颇受朝廷重视。自东汉设立馆阁制度以来，馆职人才选任严格，不是科举高中甲科前茅的人，或者是国子监相关级别的学官，就予以选用。在职能上，馆阁官员并不仅仅掌管经籍的刊行与佚

---

① 参见枚乘《七发》关于“要言妙道”治疗太子疾病的描写。

② 见晁补之《次韵太学宋学正遐叔考试见寄》，《鸡肋集》卷十一。

③ 1976年3月，河南伊川县城关镇窑底村，出土王拱辰及他的二位夫人墓志共三方，其中提到王拱辰的第二位夫人薛氏，有孙女三人，“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，二人在室”。又：二十世纪前后山东省济南市外环路施工新出土《贺仪墓志》题：“左奉议郎、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撰、和州防御推官、知凤翔麟游县事李辟非书。”可证李格非确曾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官员。

书的搜求,更可以参与朝政的建言和谏言,故而历来是文人向往的清贵之地。在宋代,甚至县令级别的官员人选,也可以由馆阁大臣推举,况且一入馆职,易得天下之名,在宋代更是特别荣耀的职位。南宋学者洪迈曾在《容斋随笔》里评说道:“国朝馆阁之选,皆天下英俊,然必试而后命,一经此职,遂为名流。”

做了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并任左奉议郎的李格非,以其“如茧抽绪,如山云蒸,如泉出地流,如春至草木发”<sup>①</sup>一样的自由舒卷文风,被时任端明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的当世第一文豪苏轼所赏识,与“苏门四学士”交往颇多,交谊也深。李格非和廖正一、李槽、董荣一起,被称为“苏门后四学士”<sup>②</sup>。与苏轼诸才士暇日相从,从汴京到洛阳,游览观察,极唱和之乐。同时,在往复观览的活动中,他也感受到了北宋后期士林乃至整个中上层寻欢作乐、不负责任的风气。这使他忧心忡忡。他写下了《洛阳名园记》,表达自己的感慨和忧虑。在这部书里,他考察一座座洛阳园林的兴废,发现它们与洛阳的兴衰息息相通;他展眼而望,发现洛阳的兴衰又是天下政治兴衰的晴雨表。而此时,朝廷上进用着的王公贵人和高层士大夫们,在李格非的眼光中,都是一些放任个人享乐、以私利私名为追求目标的贪纵无耻之徒,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对国家、民族所应负有的责任,更忘记了天下治乱存亡的大局往往从极小处开始的历史教训。李格非在将当代士林的普遍风气与前代历史进行对比时,发现目前的状态已经接近了唐朝将近灭亡时!这种“临界点”上的焦虑感,让他不能不借《书洛阳名园记后》一发其忧患,一吐其不满。三十年后,“靖

① 晁补之《有竹堂记》,《鸡肋集》卷三十。

② 关于“苏门后四学士”之说,虽有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倡言,但目前学术界尚有疑惑,可参见曾枣庄《论苏门后四学士》文章。

康之乱”果然发生，他所深深焦虑过的隐忧，转眼间已变成现实！

此时他的思想更为成熟，以天下为怀的心胸也昭然若揭。如果政治上的机遇能够适时到来，他绝不会是无所作为的人。

在如何对待做人与作文上，李格非有自己的坚持和理解。他特别推崇诚实对于文章的重要性。他举出刘伶的《酒德颂》和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作为天下至文，指出他们文章中“字字如肺腑出”的真感情，是他们的作品独立千载而品格自高的根本原因。在作文和做人上，他都认真实践着自己的这一主张。比如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仕途发达而背弃苏轼。而他的文章，在某些人眼中，也具有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气概。可惜的是，在北宋中后期党争愈演愈烈的政治大势下，这样一个诚实有风骨、富有雄才与治世之心的文士，不久就被卷入了“新旧党争”的政治旋涡中。

元祐末年(1094)秋，亲睦旧党的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改元绍圣，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、元丰年间的政策。他一面进用新党一派，一面打击旧党中人，苏轼、秦观、黄庭坚、张耒等人在本年纷纷被贬窜，连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蒙受新党砸碑之辱。重新登台为相的章惇等人，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特别设立机构编辑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大臣们的奏章，并任命李格非为此机构的检讨官。但是，李格非不愿背弃自己的心志，他拒不就职，不惜为此得罪时宰。同年，李格非被外放为广信军(治所在今河北徐水遂城西)通判，成为此地方上的副职。

在广信军任上，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趣事：有一个道士，替人占卜祸福偶有灵验，于是自高身价，出必乘车，在当地很有迷惑力。有一天，李格非在路上遇到了这个道士，喝令随从把车中道士捉下来，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，然后把他撵出广信军境。这件趣事，除了表现出李格非厌恶邪术、反对迷信的思想，更展

现出他刚强劲直、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。而这一点，我们从李清照的为人和诗歌中，也能很分明地感受到。甚至在她那些写得清畅神骏的词作中，其性格上的刚爽也在起着作用。这是李格非遗传给女儿的鲜明性格烙印。

也许是因为朝廷中亲故的援手，被外放的第二年即绍圣二年(1095)，李格非被召回汴京。他先是被官复原职，任秘书省校书郎，不久又升任为秘书省著作佐郎。两年之后即绍圣四年(1097)，再由秘书省郎转升为礼部员外郎。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的正六品属官，掌管礼仪、祭享、贡举的职事。他在两年之内，连获升迁，直到宋徽宗登基的建中靖国元年(1101)，还仕途无恙，担任着礼部员外郎的官职，似乎表明朝廷对他已不再记过。但是，元祐旧臣被纷纷贬窜本身，却让他感受到物伤其类的悲凉。于是，在上一年，他特意远行到湖北樊口的古战场去，名为游览，其实是为从湖北黄州齐安罢官东游的张耒送行。而此时，他将要联姻的亲家、山东诸城人赵挺之已经升迁为吏部侍郎，这是一个掌管中下级官员考核和升迁的职位。

这时已经是李格非政治生涯的顶峰了。在朝廷上，宋哲宗及先后入相的章惇、蔡京对于元祐大臣的迫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：元祐时代的大臣们，有的已经去世，有的正在穷乡僻壤忍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；在朝廷上，元祐的声音已近于消亡。但是，新党仍然不依不饶，他们很想扩大战果，将苏轼等旧党的影响彻底消灭于人间世。对于接近旧党的人士严惩不贷，甚至这些人的子女，也要被清算出整个统治系统。政治上的“大换血运动”，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进行。

转过年来是崇宁元年(1102)，蔡京入相，赵挺之与张商英分别升任为吏部左右尚书。赵、张在被任命的谢辞里，无情诋毁元祐大臣苏轼等人，对于进用自己的蔡京则百般阿谀奉承。政治



上新党与旧党的积怨，化成了颠倒是非的肆意妄言。几乎是在同时，对于元祐党人的从肉体上的消灭，进化为对于他们精神上的“矮化”，李格非也没有能够逃脱出这一劫。

其实，赵挺之之所以对于苏、黄等人怀有恨意，积怨的初始，并不在党派之别，而是由于私人恩怨。赵挺之死后的遭遇，颇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当他死后，不仅旧党人物长期记恨他的“首陈绍述”之罪，而且新党人物也对他穷究深责：蔡京主政下的两省台监“交章论劾”，揭发赵挺之最初是由旧党宰相刘摯所引荐<sup>①</sup>，“故力庇元祐奸党”的隐秘事实<sup>②</sup>。所以，无论是新党人物，还是旧党人物，都对赵挺之怀有深仇大恨。为此，南宋楼钥曾感慨地说：“呜呼！建中靖国初，徽皇锐意于治，亲擢公为御史中丞。裕陵人物之旧，收用无余。党论虽兴，犹有如公者，迄立于诸公中。谗谤竞起，而主意不移。维持国是，尚有赖焉！”<sup>③</sup>“谗谤竞起，而主意不移”，就是认为他在政坛上并没有结党盟派，是个特立独行者。而这，也是当年他走向政治中心以前，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看法<sup>④</sup>。

最初，他对于元祐人士，也确实没有明显的恶感。元祐五年，他在由徐州通判任上转为淮东路山阳太守（治所在今江苏淮安）时，因为施政简便清明，不以新法扰民，还获得了当地士民的极高赞扬<sup>⑤</sup>。但是，早在德州任上，赵挺之想稍稍试行新法，就

① 刘摯即后来为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写后序的刘跂的父亲，曾为宰相。其《忠肃集》卷六《荐人才疏》中有“……赵挺之博学有守，上五人可充台谏之任”诸语。

② 《宋宰辅编年录》卷十二。

③ 楼钥《跋赵清公遗事》，《攻媿集》卷七十。

④ 徐积《送赵守并序》，《节孝集》卷八。

⑤ 徐积《送赵守并序》，《节孝集》卷八。